



林带线上

杜 河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林 帶 綫 上

杜 河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个中篇小說。故事發生在1955年冬天，河北平原上掀起農業合作化“大風暴”的时候。作品通过星星社为护地增產同單于村联合建立防風林帶綫的斗争，描述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設中，青年一代朝气蓬勃、積極向上的精神面貌，深刻地揭露了社干部的官僚、主觀、本位主义与保守思想，鞭撻了在斗争面前表現怯懦、犹豫徘徊的知識分子。

林 帶 綫 上

杜 河 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华东路）

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号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河北分店发行

★

1957年9月第一版 1957年9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4 3/4印張·92,000字

印数：1—4,700册 定价：0.37元

統一書号：10036·88

这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五年冬天，河北平原上掀起合作化“大风暴”的时候。

一

黎明，霧濃得很，星星社农場的房屋、圍牆、作物，全浸沒在白茫茫的霧氣中了。一條寬闊又平整的大馬道上，青年突击隊在那兒來回跑步，吆喝聲、腳步聲、响彻四野。

這大道橫貫着南北兩孔大柵欄門，兩邊緊貼牆根，几列平房錯落着。農場中間，有個高大的建築大敞房子，東西配襯着兩列廂房，大道正從中間穿過。這些建築，滿住着農業社的各股各室，屋頂上支着一口圓形的小鐘。突击隊每經過一列房子，屋裡便有人哧哧哧地咳嗽，厚紙窗上亮着發紅色的燈光，黑煤煙從屋檐上的煙囪里裊裊地騰起來。突击隊簡直代替了起床鐘。

跑過西牆下一列四間平房時候，跟在最後的女青年突击隊長鄧玉蘭突然煞住腳，站定了，額上直冒汗霧，右手扶着纏白綳帶的左手。

“漢林，漢林！”她叫着領頭跑步的副隊長。

隊伍在繼續前進。瘦巴巴的小个子副隊長尹漢林跑到她面前來。鄧玉蘭迎前幾步，吩咐着這一天的生產。

“漢林，咱們今日耙農場的麥地，青貯菜窖的白菜幫，幫助蘋果園防凍，花生場子剝花生，余下的整理俱樂部，你

分配分配吧。”

“行！”尹汉林兩顆小眼睛一乐，点一下头說，“你呢？”

“我有勾当。”鄧玉蘭說。

“行啦！”尹汉林是很服貼队長的，一扭身追队伍去了。

看不見尹汉林了，声势浩蕩的队伍远去了，鄧玉蘭轉身向平房北头的第一間屋子走去。這間屋子是技术推广站站長室，門縫里漏出一條長長的橘黃色的光帶，橫搭在地面上。玉蘭走到門前，手指头輕輕地扣了兩下門板。

“翟站長，你起来了呀？”

一个尖亮的声音回答着她：“誰？”

鄧玉蘭連忙躲在門边，听見開門，看見門框里一个披着長发的圓臉，她搶步冲到門口，双手一挂，攔住站長的脖子。

“是我，翟站長！”鄧玉蘭跳叫起来。

“啊呀，玉蘭，玉蘭，你几时回来的？”站長的双手也攔住玉蘭的肩头，兩個人滾住一团地笑着，拥進門去了。

二

鄧玉蘭是个热情的女青年，星星社的青年积极分子，县里召开全县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會議，她被选去出了席。她工作挺勇敢，任何困难的工作分配给她，她不皺眉头，說声行就做去了。这一年春天，社里牲口沒飼料，騾子馬餓痛了肚子，快倒架了，她去七十里外的刀河岸打了一次菅草，帶动全社青年供給了二百多头牲口渡过春荒。春耕，社里缺乏牲口耕地，麦子头澆，社里也缺乏畜力拉水車，她

領着一個小組，十五個青年男女，人拉耢子、拉水車。一個最尖頭的富裕中農曾經在他們的耢子水車旁邊唱起一首諷刺小曲兒，羞得幾個女青年頭也抬不起來，女青年們紅着臉說：“玉蘭，你听人家唱什么了，‘合作社，真是好，又省草來又省料，又省鞭來又省套，還省人力掃磨道！’”鄧玉蘭一听，嘴一咧，說，“听夜貓子呱呱！”青年們响彻四野地大笑了一頓，便記住這段新曲兒，紀念他們克服困難的勇敢。過了這年麥收，星星社又有一句新鮮話兒從老年社員們的嘴里說出來了，“你們誰看見過這樣的女青年，大雨下來了，人們從地里往家跑；人家就从地里往場里跑！”這個“人家”就是指的鄧玉蘭，在一次暴風暴雨襲擊平原，社員們從割麥地里逃跑回家躲雨，鄧玉蘭捏起一把鐮，沖去打麥場里搶救麥垛。玉蘭在社員們的眼光中常是模範。

最近縣里召集傳達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會議精神，她又出席了，回來，却看見社已經高級合作化了，她積極又熱情地響應上級號召，擴大了突擊隊。現在，她正為青年們張羅技術學習。

翟站長由於鄧玉蘭的熱情的擁抱，身子支不住，退去坐在一張木板鋪上說：

“我這半月多就沒見你！”

“我來找過你三回，你去外鄉檢查山藥窖了。”鄧玉蘭松下手來，眼珠滴溜地看住翟站長。

“可不！”翟站長說。

“你多忙，你就是見天半夜才回來。”

“可不，站長看着桌上紫紅色的挎包，用手去理理，轉過身來說：“我才準備着去單于鄉，還得呆幾天山藥窖才檢查完；你這回去縣里開會，淨開什么？”

“啊呀，”鄧玉蘭說，“會上真烘火，咱們縣里去北京參加青年積極分子會議的代表，在会上報告怎么參加會議，學習什么經驗，有什么感想，縣團書直領着咱們鼓掌，臨末了兒的下午，縣團書又給咱們布置許多工作。”

“布置什么工作？”翟站長緊緊追問着。

“哈，布置的可多呢，我回來四天也沒做了，叫成立青年突擊隊，叫推動掃盲運動，叫組織青年學生產技術，叫咱們五天一匯報，給了一厚搭表格。翟站長，這可不行呀，往回開會回來，社里鄉里的幹部還管顧着問問你，這回，我走了七天，回來什么也變了，社里鄉里為轉高級社也顧不上咱們，翟站長，你可得幫助……”

“你們青年突擊隊不是成立了？”

“已經參加農場生產了，今日早起開始跑步。”

“哈，以後省得敲鐘了！”翟站長記起突擊隊跑步的那股響勁兒。

“呦，翟站長，”鄧玉蘭笑起來，說，“是吵得你睡不着？你可得幫助幫助我！”

“幫助什么？”翟站長說，“我前天晚上回來，聽見你們在文教股學文化，是嘛？還幫助什么？”

“這才做起来兩項，還有，站長！縣團書說的要咱們學生產技術，你幫助咱們，咱們今日就整理俱樂部。”

翟站長一下站起來，臉色嚴峻，走近桌前，拿起一條棒形的溫度計塞進挎包里，她象沒有聽見鄧玉蘭的要求。

“玉蘭，我就去單于村……”

“不能走，”玉蘭拽住她的挎包，從短大衣袋子里，拉出一張紙來說，“你得和我訂下合同再走，我計劃好了，你簽个字就行。”

翟站長看看合同，合同上面訂着要她教會青年們的技术項目：玉米人工輔助授粉；小麥密植，冬壓春耙；棉花密植，整枝打杈；青貯法；山藥寬窖貯存法，翟站長的臉色逐漸和樂起來。鄧玉蘭走近她的身邊說：

“這是個小計劃，你把你的技术多教咱們一些吧！”

“這五項不少了！……我教你們技术，你們教我什么呢？”翟站長摸着鋼筆，在合同上寫了一行字，筆尖停在紙上。

“你愿學什么？”

“代數。”

“你參加咱們初中班學習吧，行，寫上！”鄧玉蘭說。

“我寫上了。”

鄧玉蘭把合同接過來，看了一遍，提起筆又把幾個大字改改，對半破開，遞一張給翟站長。

翟站長在紙上看見玉蘭改寫的幾個字就樂起來了。

“‘包教包學技术文化互助合同’，玉蘭，你真有一套呀！”

“這都是縣團書說的，社会主义發芽、開花、結果都靠咱們青年，站長，你參加咱們突擊隊早起跑步嗎？……”

“別嚷，”忽然站長挺起身子，支着耳朵往外听着，“誰在叫你！”

鄧玉蘭靜下來，听听，是尹漢林在大院里叫她呢，她連忙轉身奔出門去。大院里，霧氣依然籠罩着大地，瞧不見人，只聽見場中間有鏟子刨土的聲音，她跑過大道，看見一個土坑里，突擊隊員們啃吃啃吃地在里面刨土。尹漢林握住一把鏟子，站在坑邊上說：

“玉蘭，你去那兒了，咱們的生計划打亂了！农业股

長分配咱們埋樹苗，吃早起飯還去栽防風林。”

“你沒告訴他咱們整理俱樂部？”這是鄧玉蘭今天最緊要的一項工作。

“你給農業股長去說吧，農業股長大早起吹了咱們一頓，叫你保證完成刨樹窖的任務。”

“為什麼淨打亂咱們隊的計劃？”鄧玉蘭急了。

“我知道為什麼呢！”尹漢林說。

“嘿！”鄧玉蘭哼了一聲，站了一會兒，連忙向農場東南角上的一排平房走去。

三

農場的東南角上，又是一列四間平房，文教、畜牧兩股，各占一間，唯有農業股占着中間一通的兩間。鄧玉蘭走到門邊，往里一望，看見農業股長孫培富正坐在辦公桌前，放着一張大白紙。

“農業股長！”玉蘭叫了一聲就走進去說，“突擊隊今日計劃生產了！”

“來吧，突擊隊長！”

孫培富的長條臉兒一抬，惱怒地望了一眼玉蘭，手一揮，指指炕邊，隨即把注意力又集中到紙上去了。

鄧玉蘭不得不走去坐在炕边上呆着了。

“農業股長！”過一會，鄧玉蘭又叫着。

“你等等吧！”孫培富这回連頭也沒有抬。

鄧玉蘭才看見農業股長面前攤着的一張大白紙上面，橫一道豎一道地畫着粗黑的墨綫，原來農業股長孫培富聚精會神地在瞧一張圖紙呢，她不敢再作聲了。

這圖紙是星星社的防風林帶綫規劃圖，星星社在靠西北

面的土地上，有片窪地伤风，为了保証明年增产，在全社的七年远景规划里，决定建立一条防风林带。县农林局貸二千棵树苗，原决定明年春天动工，两天以前，县农林局突然来了指示，貸款树苗已运到，立即去县起运，并指示星星社冬季造林。社委会召集了紧急会议，討論討論，又决定农业股長掌握这个工作，因为防风林带綫的规划，就是孙培富掌握的。

“哈，冬季造林！”孙培富接受工作时候就觉得很新鲜，计划一下时间，就得赶快栽树苗，一进冬至，刨土困难，树苗会冻坏了，他决定今天动工栽树。

他已經鬧騰一陣子了，鬧的很不痛快，他的不痛快是这样开始的。还躺在这农业股的大炕上时候，就被突击队的跑步声吵醒了，支头望望窗上，朦朧发光，壁上影影綽綽的白紙三角信插，桌上戴着焦黑紙筒的玻璃罩灯，都瞧見了，他一掀被支起身来，穿上衣服，走到办公桌前坐下，随手攤开复写紙很快写了几張調动人力和畜力的条子。

“站長：調你站大車……輛，男整勞力……名，各帶干糧一頓，吃过早起飯，来总社攤分配活。”

他再把各耕作站的站号，站長姓名写上，最后再添写上三輛大車和三百名勞動力，填滿了空白，一陣跑步声正滾过窗外，他捏着条子跑出去。

孙培富剛一揭起門帘，一团冷气扑进屋里，他渾身抖擻了一下，辣辣地吸着一股刺鼻的石灰粉味兒，青年們跑步声已經离他很远很远了，吆喝的声浪也显得鈍重、嗜啞，好象在五里之外，他站在門前叫突击队員們。

“来入呀，突击队們！”

青年突击队沒有回答，孙培富提高了嗓子。之后，約模

一二分鐘，有三个青年冲出濃霧，在他面前站定了。这三个青年都很精神，一个个臉兒冻得紫紅。他每人遞給三張条子，吩咐赶紧往各站送，越快越好，不能有誤。

大概看图識字有了习惯吧，三个青年的眼睛都机灵地晃着条子上的字兒。一个青年說：

“农业股長，你沒写上来做什么活兒，站里要問呢！”

“不用写了，你們說去就知道了。”

这是农业股長孙培富的领导方法，說明了“活”，大車劳力会来不齐全。三个青年小伙子撒腿跑了，他向农业股外面的空地走去，查看那兒堆的树苗。

一大堆赤条条的树苗，露天碼在空場中間，孙培富立刻被吸引住了，嘿嘿嘿地連叫三声走过去，看見树苗垛有中型的小型树苗，小树栽子压在最下面，树皮冻的发紫，又很潮呼，心疼地叫起来。

“这要不是下霧是下霜呢！”

他連忙拽几片草席盖上，急步向大敞房下跑去。

敞房下面的平房，右边一列是社長室，左边一列，排着星星社的财务、保存、信貸各股，門上挂着白牌子。孙培富在保存股門上“咚咚咚”地擂着。

“保存股的，起来起来！”他要教育教育保存股。

这时候，孙培富却听見远远飄来青年突击队的歌声，齐唱“蘭花花”，粗嘎、不調和的嗓子，他向歌声飄来的方向嫌惡地嗤嗤鼻子，又在門上擂打了几下。

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保存員，出現在剛启开的門上，这老头子臉形很和善，孙培富不留情面地說：

“你們誰負責这树苗的？”

“怎么啦，农业股長！”老保存員冷的索索顫动的手指

結着鈕扣，走出門來。

“你穿好衣服瞧瞧去！”孫培富的手拍了一下保存員的肩頭，向空場上揮揮。

兩個人走去樹苗堆旁邊。

老保存員繞着樹苗堆轉了一遭，有氣沒力地說：

“出什麼事了，你那麼大火兒！”

“嘿，”孫培富更來氣了，說，“你們拉回的樹苗，蓋也沒蓋，這是國家的貸款物資，凍死了誰負責！”

老保存員慢悠悠地說：

“這不蓋着了。”

“這是誰蓋的！”孫培富鼻子也氣歪了，

老保存員却是確切地說，這是青年突擊隊昨天拉回就蓋上的。

“青年突擊隊！”孫培富回味了一句，吃驚起來。他對青年突擊隊是有戒心的。幾天以前，豬場有個喂豬的青年突擊隊員把豬喂跑了，他有點不滿意，只看着領導突擊隊的是鄧玉蘭，是星星社社長的老妹子，他擦開了。不想不蓋樹苗的又是青年突擊隊，這可通火他了，撇開大嗓子叫青年突擊隊。

青年突擊隊的“蘭花花”已經唱過了，正站在什麼地方討論工作，呼名喚姓地嚷嚷着，這時候，嚷聲突然停止了，一撲面跑過來。

“隊長呢？”孫培富在隊員中間瞅着。

瘦巴巴的尹漢林走上前來說：

“有勾當去了！”

“行，你說，”孫培富指住尹漢林說，“這樹苗上的葦席是你們誰蓋上的？你們什麼時候蓋上的？”

“什么时候？”尹汉林看看队员們，臉发青了，他是个胆小人兒。

“这席不是你們盖上的？”老保存員弯着背，向前迈一步說，他巴望着尹汉林承認呀。

“你別扯了！”孙培富看見老头兒給尹汉林递話，橫他一眼，打断了他的話，向着队员們問着，“队员們，是你們誰拉的誰盖的？”

队员們沒有一个啃声的。

“行啦，找你們隊長去吧！”孙培富望着树苗，立刻分配突击队的突击任务。

“汉林，你帶队，把这小树栽子刨个坑埋严实它！”然后，孙培富离开树堆二丈远近地方，脚尖支在地上，划出一块地段，有丈八長，七尺深寬的坑窖，說：“立地动手！”

尹汉林領着青年突击队员們走到坑窖前面，迟疑起来了。

“农业股長，咱們突击队今日打派好活了！”

“打派活了，甚么活？”

尹汉林把鄧玉蘭分配給队员們的活念道一遍，一边捏着指头。

“不行，”孙培富說，“你們都得听我指揮，吃早起飯去参加栽防风林！”

“栽防风林不使用树苗？还埋它干什么呢？”尹汉林說。

“赶明日做就迟了？”一个队员叫小哥兒的搶白着。

“不行，別鬧对抗！今日用中型小型树苗，这小树栽子明年才用，快动手吧！保存物資当紧，赶早飯前埋好，这是任务。告訴你們隊長她得起保証作用。”

尹汉林急的叫了兩声玉蘭，沒見回答，他动工了，孙培

富才扭身回了农业股办公室，立刻把青年突击队的气愤忘了，專心一致地轉到一个重要的防风林帶綫問題上来了，这就是鄧玉蘭見着农业股長沒有热情接待她的主要原因。再加上这防风林帶綫的地段规划，是个县干部一手帮助规划成的。当着规划进行时候，孙培富跟着，介紹地理情况，规划完毕，他一看图紙就有意見。可是，造林是專門技术，他的意見沒有发表，揣起来了。现在就要动工，孙培富很着急，这规划行嗎？冬季造林，怎么刨土？怎么栽树？他越想越急，越急越納悶了。鄧玉蘭在一边老是瞅他，他不得不采取自己經常解决困难問題的办法，决定找技术推广站去。这是玉蘭一点也不理解的。

孙培富轉过臉来对住鄧玉蘭說：

“玉蘭，你分配誰去县里拉树苗的？”

“我分配的小哥兒！”

“誰是小哥兒？”

“我二哥，他是突击队员。”

“我知道突击队员，拉回树苗，露天扔着，差点兒冻坏了！你們負的什么責任？”

“什么？”鄧玉蘭这积极勇敢的青年，一听就炸了，身子一扭說，“我去瞧瞧！”

“你別走！”孙培富止住玉蘭，繼續說，“玉蘭，你是什么人，你是社長的老妹子，工作得比別人强才对呢！快去督促队员們刨好窖坑，埋好树栽子，吃过飯去栽防风林。”

“农业股長！”鄧玉蘭叫一声就摘断了。

“什么？”孙培富望住她。

鄧玉蘭整理俱乐部的計劃還沒理出个头緒来，她听着农业股長說她和社長的关系，又是突击任务，不得不扔下自己

的計劃了。

“行，”她几步走出門去，随手抓着倚在門边的一張馱，奔树窖去了。

一分鐘后，农业股長孙培富走出农业股，向技术推广站走去，嘴唇上不断彈出一个尖刻的字眼“浮”，他对青年突击队的戒心更大起来。

四

孙培富在霧地里走着走着，忽然听見有人在西房檐下刷牙。这是他熟悉的，翟站長起来了。

“翟站長，起来了？”孙培富冒叫了一声，就听見尾音拖得老長，嘴里衔着牙刷的声音在回答，他大步赶过去，看見站長了。

站長站在門外，弯着腰，正苏苏地刷牙。披着褐色絨領青嗶嘰面兒的短大衣，阴丹士林布單褲，青布提籃鞋，胸前佩了几个紀念章，烏黑的長头发，蜷曲的在背上跳動。孙培富看見站長的头发，就想起站長一段稀奇的事兒。她今年二十岁了，名字叫翟淑英，她的头发里不断有一根兩根的白头发出現。每回发现，她总叫姑娘們悄悄为她拔去，姑娘們問她为什么？她摇摇头，紅着臉笑笑，提起別的話头，人們也不敢再問他。

她在星星社已經工作一年多了，从互助組开始，就在这个站傳授农业技术，群众都很喜欢她做事俐索，所以，群众有一些不屬她分內的工作，都愿意来和她談談，求她帮助，她没有不想办法帮助解决的。星星社的干部，也和群众一样，逢到农业上的技术啦，牲口病啦，都来求她解决。一起始，她还能耐心的帮助，从县里区里或別的乡里，去求办

法解决。后来，干部們把鷄瘟、牲口配种，也来和她討論，她惱了，一一地拒絕了。这时候，干部們就說她变了，听着她拔白头发的故事，就說她浮了，工作不踏实了，在找对象了，背地里嘀咕她，当面諷刺她。有一次，孙培富硬說她“什么本事也沒有”。猪場里七十三只猪不吃食，猪場胡場長急了，恰好翟淑英从霸陵乡回社来，跑去猪場，看見每个圈里的猪痴呆呆地站着，嗚嗚的叫着，大家看着没办法，只等着遭这场損失了。这时候，翟淑英真恨自己不是牲畜大夫，她回站去了，登上車子，去百里以外的另一个猪場的养猪專家那兒捎回了治疗法。从此以后，干部們又照原样了，逢技术等等問題，都到技术推广站来。翟淑英因此覺得工作担子越来越沉，內心的斗争就越来越多。她是一个高小毕业学生，在家劳动好，参加了党，母亲要給寻丈夫那年，她請求組織上帮助她，走进县农場学习了三个月，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作一年就当站長。工作要求她要具备各种各样的技术，她恨自己技术知識不丰富，她决心在書本上学，自己的文化又低，所以，当着干部来她屋里要求帮助时候，她就有一次內心斗争，农业技术改革越是繁多、复杂，她追求文化科学的心越迫切。星星社高級合作化，土地规划时候，也是她求人来帮助的呢。

现在，她見农业股長孙培富走来，她又临到一个新的斗争上了。

“翟站長，”孙培富又敬重又畏惧地站在她背后說：“社里今日动工栽防风林，你去指导指导吧。防风林规划还有更改沒有，树苗怎么栽呢？……”

翟淑英眉間皺起一团云彩，看了孙培富一眼，嘴角上挂着牙膏沫子。

“我还去單于乡檢查山药，干么不和史魯成同志討論！”她相信，她請来星星社的技术員会把一切规划問題都解決了的。

“他說他只管规划，一规划了他就走了！”孙培富說。

“他走，你們沒討論好？怎么这么疏忽大意呀！”

孙培富沒想到受这么尖銳的批評，恳求地說：

“說什么他也是走了，就劳你駕吧！”

紧接着，孙培富加强防风林的重要意义，如象：防风林关系着明年高級社第一年的增产，冬季造林，快冬至了，树苗露天碼着，冻坏了是国家的損失啊！……

翟站長在缸子里咯得咯得地洗好牙刷，轉身进屋去了，孙培富也跟上站長走进去。翟淑英耿着她那整理好放在桌上的挎包，思想了一会兒。孙培富連忙又說：

“你留下半天，指导指导防风林怎么栽，看看地形适合不适合，你就走，咱一定不留你。”

翟淑英在臉盆里洗臉了。

“树栽下去，”孙培富又說：“这可不比別的，再创起来，移动移动就費事了，翟站長！”

翟淑英梳洗完了。掏出“維尔肤”在手心里揉摩揉摩，又往臉上擦，一下从臉蛋上抹下来。

“你等着，我考虑考虑。”

“行，等你。”孙培富有精神了，說：“我已經通知各站撥人力畜力，吃早起飯就来。”然后，他望望翟淑英，退出門去。

翟淑英在屋子里轉了一遭，拾掇拾掇东西，把挎包提起来挂在壁上。她是完全不懂得怎么建立防风林的，要是防风換成防霜，她也能对付着帮助农业股長。她在农場里学过